华夏自选文丛·长篇都市言情小说

# 走出爱情

王中一／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作者简介

中一，38岁，1980年开始业余创作，入伍后抽调部队政治处专业从事新闻报道，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并尝试写作了反映高炮部队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蓝天白云下》。

1984年在部队荣获三等功。

1986年起先后在某广播电台、某报社任编辑、记者，1989年采写的稿件《全社会都来关心被拐卖儿童的命运》获全国广播电视好新闻一等奖。

现任某广播电视报社副社长。

诗集《贝壳里的早晨》已交付出版。

距离产生的美感

其实是一种渴望

所以追求

可以感动另一个上苍

唇吻唇的时候

才悟出生命的积淀里

已有几千年的缘分

只留下灿烂的笑靥

守着永恒的秘密

从前

有座幸福的围城

城门叫做爱情

——作者题记

# 走出爱情

## (故事梗概)

小说展现给读者的是一段现实生活中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故事中始终闪现着几个窈窕女人的靓丽身影。

北邻黄河的长河市一派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长周逸仁的女儿、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齐凯在《长河日报》社实习期间经历两次惊心动魄的事件,爱上了报社记者柳书阳。柳书阳漂亮的前妻朱丽在新加坡患了白血病,去医院途中与情人出了车祸,情人死亡,朱丽怀孕并失忆,生活无法自理。经过痛苦抉择,柳书阳毅然担负起了照料前妻的责任。

齐凯的大学助教老师郭铭才华横溢,家境贫寒,为追求齐凯不惜下海经商、甚至贩毒挣了大钱,郭铭伙同吴槐生、张一龙注册公司并收购了濒临破产的长河市国营中药厂秘密生产毒品。

几年间,采花大盗张一龙利用网恋专门诱骗已婚女人达数十人,但是他的女友杨梅红杏出墙让21岁的失业青年王海宁点着了后院。

被迫吸毒而患上艾滋病的少女白梅英(鸽子)14岁被毒友轮奸后疯狂报复社会,以至于一段时间歌舞厅里谈鸽色变。

柳书阳的同学耿功业从福利院领养的女儿丹丹聪明伶俐、但

10岁就学会从网上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让耿功业痛苦不堪。

派出所副所长孙斌屡破贩毒案件，在市公安局领导的支持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一步步侦破了长河市秘密制造毒品大案，抓获了自己的上司、涉嫌包庇毒贩的城东区公安分局局长周保民。

四处讨债的马世勇热爱体育事业，经常买彩票。过年期间在异乡无意间发现自己中了500万元体彩大奖。柳书阳因付不起前妻昂贵的医疗费，决定辞去记者工作转到私人企业上班，最困难时，中了大奖的马世勇给了他30万元然后悄然到南方定居了。

柳书阳的中学同学王媛媛是公认的美女，当他和她都成为独身之后，她不顾一切地追求柳书阳。在柳书阳最终接受她时，她却因涉嫌保险诈骗案被检察机关押走了。

齐凯的大学同学佟晓梅成功网恋了一个美国大兵，经学校特批在成都举行了婚礼。

警花章芸在两个多月的毒品侦缉中第二次萌发了爱情，她协助孙斌摧毁了犯罪团伙的毒品生产基地，但在黄河滩抓捕毒枭吴槐生时为掩护战友中弹牺牲，倒在爱人的怀里……

故事通过报社记者、缉毒警察、急救医生、下岗工人、大学生等等几个主人公2002年春节前后三个多月矛盾迭起的生活经历，紧扣城市发展、商业经营、网婚网恋、以及毒品犯罪等等当今时代各方面的特征，揭示了追求爱情与担负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平凡中透着惊心动魄、普通中张扬着人物个性。

故事扣人心弦、感人至深、令人惊醒、催人泪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 目　录

第一章　离异……（3）
第二章　美貌……（30）
第三章　流血……（85）
第四章　过年……（124）
第五章　杀人……（161）
第六章　网骗……（199）
第七章　身世……（229）
第八章　报复……（258）
第九章　失忆……（297）
第十章　苦恋……（344）
第十一章　春雪……（393）

# 引　子

初冬的夜晚，长河市一片灯火辉煌。

“舞旋风”迪厅门前，在霓虹灯红蓝黄绿地闪烁下，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不断聚集着结伴出入。路过门口就能听见里边传出的疯狂的快节奏音乐。

一个穿着入时的妖艳姑娘独自一人走进了迪厅。

她的头发染得金黄，发丝柔顺地披散在肩头，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嘴唇涂得火红，白晰的脸蛋时刻充满了性感而妖冶的神情。她穿着一件乳白色裘皮短大衣，敞开怀露出里边的红色羊绒衫和下身的米黄色短裙，短裙下是一条健美裤，脚穿一双白色短皮靴。

她进门时没有买票，对门卫抛了一个媚眼算是打了招呼。微笑的时候，她嘴角的一颗黑痣非常醒目。

姑娘在大厅里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翘起二郎腿随着音乐晃动着，借助忽明忽暗的灯光，她静静地逐个端详着面前的每一个人。

一支舞曲结束，所有的灯光都亮了，舞池里站满了人。

一名男主持人手持麦克风跑上小小的舞台，他跳舞累得满头大汗，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他眉飞色舞地鼓动大家做好准

备，下一曲更有劲儿、更激情。做为主持人，他的嘴皮子很利索，几乎喋喋不休。为了煽情，他穿插讲着成人笑话，讲到高潮处他脱下了衬衣，里边竟穿了一个女人的乳罩，引起哄堂大笑。

一番插科打诨之后，男主持人宣布第二首劲爆迪曲《攻占地球》开始。

灯熄了，只留下一盏忽明忽闪的射灯将灯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厅内蹦跳着。一位男青年走到穿乳白色裘皮短大衣的姑娘面前说着什么，一会儿两人交换了什么东西，男青年转身绕过半个迪厅回到二男三女同伴面前，几个人开始分享扭扣一般的粉红色药片——摇头丸。

不一会儿，这几个年轻人疯狂地摇摆起来。跳得热了，还不断减少身上穿的衣服。

# 第一章　离异

## (1)

11月，黄昏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的天空，金黄的霞光剑一般穿过云层的阻挡，给这个218平方公里的省会城市再染上一层神秘色彩。天气渐渐冷了，不论是朝霞还是晚霞都比夏天的阳光更受到人们的欢迎。

大地已过了收获的季节，万木已开始凋零，街道两旁边高大的法国梧桐已开始被寒风吹落树叶，渐渐露出枯枝和一团团黑乎乎的鸟巢。昔日在这里栖息的白鹭已经南飞了，每一棵粗壮的树干上都残留下斑斑鸟粪的痕迹等着风雨的洗刷。

一条流淌了3500多年的河流多处断水，只有干枯的河道曲曲弯弯在城市里绕了九曲十八弯，由西向东延伸而去。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路灯开始照亮这座城市。饭店宾馆的霓虹灯也开始闪烁，远处的高楼大厦比白天更能显现出自身优美简练的线条。

尽管缺水，由于市政府的努力使那条流淌了3500多年河流的两岸被规化成了漂亮的河滨公园，亭台婉转、曲径通悠。每到夜晚，两岸灯火通明，吸引了不少市民游逛散步。夏日夜晚的蛙鸣现

在已经听不到一点声音了，留下的只是回忆。除了年青人在这里谈情说爱，白天和傍晚常有一些老年人顺着河边散步，对于热爱家园的人们来说，自己生活的城市永远是美丽的，初冬里枯黄的小草仿佛依旧是绿色的，郁郁葱葱。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要不了多久，白鹭还会飞回来做窝，绿色还会重新覆盖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长河市，因北邻黄河而得名，一条长长的京广铁路贯穿了市中心。由于城市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河市成为近代以来著名的中原重镇。

夕阳渐渐西沉了，在霓虹灯、路灯和车灯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汽车和自行车形成的庞大车流南来北往，川流不息。许多条街道的人行道都开始挑灯夜战，抓紧时间更换彩色地板砖。一块块宣传牌、宣传条幅悬挂在街头的醒目位置上：热爱家乡、增辉长河。

街道两旁矗立着许多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颜色深浅不一的玻璃窗已没有白天那样醒目，让行人无心去猜测玻璃窗背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故事。

(2)

月光照进一扇玻璃窗，洒落在房间的沙发和地板上，也洒落在双人床的床边。

午夜时分，床上的女人已经昏昏地熟睡了，她肩膀裸露，蓬乱的头发柔落在枕上，而年轻男人则起身穿了衣服。从身上的肌肉来看，年轻男人很健壮，五官端正，并不稠密的头发向后梳着，年纪大约在27岁左右，下巴上留着醒目的山羊胡。

年轻男人打开了电脑，用连线熟练地链上自己皮包里的小型数码录像机，将他和那个女人做爱的镜头做成墙纸，然后熟练地敲击键盘打出一行字：

想我，周三晚10点情缘网站红茶坊见， 花花飞猫

自称“花花飞猫”的年轻男人换好皮鞋，收起连线并拿起自己的小型数码录像机放在男式皮包里，轻轻打开房门，回头看了一眼床上裸睡的女人，轻轻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的钟表答答地走着，钟表的上方挂着一幅男女双人合影照片，很显然，这个年轻的“花花飞猫”不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

“花花飞猫”走出楼门来到街上，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飞快地向邻近的春阳市驶去。出租车后排，“花花飞猫”打开自己的男式皮包取出小型数码录像机，戴上耳机，通过液晶显示器看到了他和那个比他大10岁的寂寞女人今夜在床上翻滚的一幕，他得意地笑了。

(3)

长河市市委机关报《长河日报》社大楼位于长河市市区东部，是东区比较显眼的建筑物，银灰色的大楼有24层高，大楼东边的外墙还建有两座观光电梯。

3楼群工处办公室，说话声此起彼伏，群工处副主任柳书阳和几位编辑正忙于公务。

叮铃铃，柳书阳打开了V988手机，看了看显示屏，知道是儿子从家里打来的，他按了接听键，起身走近窗口。

“爸，都12点半了，中午回来不回来?”

“嗯，这样吧，我办公室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一会儿再给你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电话。"柳书阳关了手机，重新坐到办公桌前。

办公桌是四张并在一起的，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此刻，23岁的女实习生齐凯正在联系采访某建筑工地建筑噪音扰民的事情，占用了电话线，所以儿子才打了他的手机。

漂亮的齐凯刚刚来报社实习不久，她年轻单纯，给人的感觉首先是漾溢着青春的气息，在走路和扭头的时侯一头乌黑油亮的柔发不停飘摆晃动着，让人想起电视里的海飞丝广告；其次是发育较好的身材凸凹有致，常常以一袭牛仔裹得紧紧的；齐凯的皮肤并不是很白，极象她的妈妈，但是一排整齐小巧的牙齿雪白雪白的，一笑两个酒窝，让同龄人看了着迷。

柳书阳办公桌旁边坐着两位前来上访的下岗女工，拿着一叠材料，看到柳书阳接电话，一位女工喝干了茶杯里的最后一口水说："柳主任，那你先忙吧，该说的我们都说了，你得替我们几百名下岗工人做主呀。"

"做主的是市政府。明天我再问问统筹办，市里有文件规定，该交的三项基金哪个企业也不能拖欠……"

"柳主任呀，统筹办、信访办，我们都去过了，人家也催要了两个多月了，可就是要不来钱，俺们厂子不给。还是人家给出的主意，让俺们找《长河日报》，说只要党报曝了光，事情就好办了。"

"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先看材料，然后转给有关部门。"

送走了两位下岗女工，柳书阳的手机又响了。他不准备接听，心想准是儿子又催问午饭的事情了，中学生学习任务重，活动量又大，总是饿的很快，什么时候吃饭都象狼一般贪婪。唉，没办法，自己和妻子感情不和分居了，还不能让孩子知道，只有自己天天带着孩子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瞥了一眼号码，很熟悉却不是家里打来的。

“喂，书阳吗？”对方很亲切的口气，柳书阳立即听出来了是报社党委书记李建国。“群工处真是热线连万家呀，什么时候都打不进去。书阳，下午有采访任务嘛，噢，没有的话，下午上班后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啊，随便聊聊嘛。”

关了手机，柳书阳锁了办公室抽屉，拿了公文包。他的家距报社有20分钟的路程。

啪。

齐凯那边挂了电话，用手拂了一下垂在脸上的柔发，一脸掩饰不住的青春气息，眉目之间流露出气愤：“什么长河市先进建筑公司，竟然在距居民楼20米的地方搞什么不间断施工，还说是国外先进技术，这不是噪音扰民是什么？”

“小齐呀，下午你最好到凤凰小区建筑工地去一趟，采访几位居民。长河市已经限制使用锤击桩，包括预制桩、套管注桩，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另加，把各区行政执法局的监督电话再公布一下。今天下午就把稿子编发了。哎，中午怎么吃饭，又去吃盒饭？”

“哎，柳主任，您这不是撵我吧。”齐凯做了一个鬼脸说；“放心吧，我不去您家吃饭，我这么年轻，怕嫂子知道了不好交差吧。”

“鬼话，丫头片子懂得不少。好，那我先走了。”柳书阳带上了手套。

(4)

兰州牛肉拉面馆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人们一边吃着一边交谈着，大厅里乱轰轰的。热气化成水雾覆盖了临街的玻璃窗，从大厅里向外望去，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借助于声音可以判断出是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或是行人。

临着玻璃窗的倒数第二排的餐桌前，柳书阳和儿子对面坐着。油乎乎的小餐桌放着一只小醋瓶和一只用白酒的包装盒做的筷子笼，里面插满了质量不是很高的一次性木筷。柳书阳拿出一张餐巾纸擦拭着桌面和桌边。儿子柳小雨手里拿着筷子不停地敲着什么。

“这太不公平了，那一桌来的晚都吃上了，咱们的面怎么还……哎，服务员。”柳小雨挥着筷子叫住一位女服务员，“我们的面是不是还在田里种着呢，怎么半天了，还等着收割机？饿死我了。”

“快了快了。”女服务员走了。

“在哪学得这么贫嘴？”柳书阳沉着脸瞪了儿子一眼。

一位男服务生用托盘端来了两碗冒着热气的拉面，迟疑了一下。

“别看了，就是这桌，两碗四两的，快放下吧。”柳小雨接过拉面，呼呼哧哧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嘟囔着：“爸，这也太不公平了，他们兰州在咱们长河市开了这么多拉面馆，赚了咱们长河市多少钱呐。爸，你去过兰州吗？”

“去过。快吃吧。”柳书阳摘下眼镜放到一边，也开始吃面。

“兰州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爱吃拉面？”儿子仍然刨根问底。

“嗯……”柳书阳思索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独到也很幼稚。独到的是长河市十几年来开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兰州拉面馆，怎么从来没有听人谈过“兰州人爱不爱吃”这个话题，耐人寻味；幼稚的是小孩子干事情先看喜欢不喜欢，而大人不象孩子那么挑食，爱吃不爱吃都要吃饭。

“只能说牛肉拉面可能比较适合兰州人的口味。我去兰州出差在街上吃了几次拉面，人家那儿的碗不象长河市这么大，而是都是这么大的规格、没有小号的。”说到这里，柳书阳忽然想起同事们

在一起聊天时常常提起的外地人对长河市的描绘:长河的河水埋脚面,长河的饭碗能洗脸。想了想,不是什么好话,没对儿子说。

柳书阳忽然又想起了齐凯,这个小姑娘中午一定又去吃盒饭了。

齐凯只是西南新闻大学即将毕业的在校实习生,如果她表现得好,将来报社和她本人达成共识,报社也许会接纳她的人事档案让她成为报社正式工作人员。柳书阳不知道齐凯是通过什么关系来报社实习的,10月份才来实习。报社人事处通知他,齐凯的实习期至明年3月底结束。

齐凯很漂亮,这是无可争议的。尤其她那一头齐肩的柔发天生的油亮,飘来逸去总让人想起电视里卖洗发膏的广告。

柳书阳自己也闹不清楚为什么对这个女实习生这么关心。尤其是上个月,已经分居的妻子朱丽向他提出离婚的念头后,尽管为了孩子他始终没有同意,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心灵一下子空虚起来。

(5)

长河市明山路派出所接待室。

"你到底想说明什么情况?"今天是刑侦中队长刘玉涛值班,他苦笑着问报案的女人,同时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对面长椅上坐着一位36岁左右的女人,微微烫卷了短发,中间染黄了而四周仍是黑色。她轻轻搓着两只手,低着头。

门口拿着自行车证的老翁焦急的等着。一个老太太探头问了一句:"同志,补办户口在哪个办公室?"

刘玉涛挥了挥手:"今天星期六,不上班。"

"那你说,"刘玉涛点着了一只香烟,又问那个女人:"他又没有

强奸你、又没有盗窃、也没有打劫，只是录了像？录了像又没有诈骗。究竟你……想报什么案？你有外伤需要法医检查吗？”

女人摇了摇头。

“今天所里没有女警察上班，值班所长也是男同志。你说的情况我听不明白，也不便多问。你回去写份报案材料送来，我们再研究，抓紧时间破案。今天也算你报过案了，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好吧。”女人站起来慢慢向外走。

“别急。叫什么名字。”刘玉涛拿起了钢笔。

“焦桂芳。”

“外面那个老同志，您进来吧。”刘玉涛指着长椅说：“请坐吧。”

老翁根本没有去坐，而是大声嚷嚷着：“民警同志，我女儿才买了一个月的新自行车，来我家就在楼下停了5分钟，也上了锁，怎么说没影儿就又没影儿了呢？这小偷也太猖狂了。他们说现在的小偷大部分都是吸毒没钱才偷的，怎么就没人管管吸毒的呢？”

## (6)

柳书阳按了报社电梯的上行键，走廊一端走过来两个同事和他打招呼，他应付地点点头，面部僵硬地笑了笑。那两个同事大致说了几句报社人事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去群工部跟你一起干吧之类恭维的话，他也含糊地答应了。

从中午吃饭到下午上班，他一直在揣摩着下午李书记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平时工作上的事情李书记和他接触不多，偶尔来发篇稿子也都是同学呀、亲戚写的投诉稿件，基本上都是楼层下水道不通了、路灯不亮了、阴井没盖了等等之类的投诉或建议、批评，顶多也就是再拨个电话核实一下，不费什么事儿。

今年51岁的李书记曾是北大的高材生，先是在省报做了10年的记者，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在新闻科当了4年的科长，然后又调到《长河日报》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李书记第一次与柳书阳长时间谈话是今年年初，也是天冷的时候，那是党委决定任命柳书阳为群工处副主任之前的谈话。一个月后，群工处主任调到省报去了，主任的职务一直空缺着，是不是报社党委又有了新的考虑？想到这里，柳书阳的心里嘭嘭直跳。

柳书阳走出电梯，叩响了李书记办公室的门。

“请进。”

李书记的办公室是报社较大的几间办公室之一，坐在沙发里，柳书阳感觉自己离李书记的大写字台至少有两米远。李书记给柳书阳倒了杯热茶，自己也向大茶杯里添了热水，将大茶杯捧在手里，坐在离柳书阳很近的沙发里，脸上一直堆着笑。

“书阳啊，上午打电话时本来想约你一起出去吃个便饭，可是考虑到你要和孩子一起吃饭，也不便打扰你。怎么样，弟妹还是很忙？她是在那个，那个省外贸是吧，唉，外贸工作确实很忙啊，上班又那么远，你每天带着孩子，都不容易啊。”

柳书阳的心头猛地一热，这么大个报社500多名职工，李书记能将自己的生活了解的这么详细，真不容易。

“李书记，现在外贸工作不象以前那么忙了……”

“噢，对对对，政策调整后出口指标都分到了企业，那弟妹还是在外贸搞监管工作？”“李书记，如果可能的话，这两天我要找您签字、盖章，我和我爱人准备离婚。”

“离婚？”这个情况完全在李建国意料之外，捧着大茶杯的手抖动了一下。他很快镇静下来，他知道婚姻问题是不宜多谈的，于是很婉转地把话题又转到了自己要说的话题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